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张书明(美国)

张书明诗选

分行的事物

分行的大雁在高空翱翔
羽翅振振节奏铿锵
在温凉的气流中相互提携
它们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

分行的小鸟站在高压线上
叽叽喳喳——
我两脚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谁来讲 谁来讲

分行的韭菜集聚在田垄里
被绿油油的春风薰得东歪西斜
四下里传来的叫声让人不安——
我来割 我来割

分行的脚印在时空里叠错
有些曾经在某一点相交
有些曾经在某一段相合
而很多 从来不曾相遇过

一个晴朗的冬日下午
我在山上的林道间漫步
刺眼的阳光从空中射下
映照看满目的颓废荒芜

不经意间却发现
嫩绿的草芽 已拱出
厚厚的
襁褓

盼望过很久 很久
那个季节
那些天

所有的热情迸发
像火山——
炽烈 而
短暂

不知不觉间
天高 云淡
火热的背影已远

不知道是风 是雨
还是一个梦 一张笑脸
让你又记起
夏日里的
某一天

一场雪
不大 也
不小

刚刚好
将整个世界
裹挟掉

太阳对云说
太阳对云说
我用丝丝缕缕捧红了你我

彩云对雨说
我用千层万卷造就了你我

雨滴对草说
我用点点滴滴滋润了你我

青草对虫说
我用半个身躯成全了你

小虫对鸟说
我用整个生命喂养了你

飞鸟对天说

我用洪荒之力点缀了你

天空发话了
都给我闭嘴
都别自高自大洋得意
你你你 还有你
哪一个不在我的手心里?!

秋晨即景
喷薄而出的朝阳
像一台宇宙级的鼓风机
将漫天织锦般的彤云
吹落

只为履行
要送给一片枫树林
最酷最美秋装的
誓约

鸟落围栏
顽皮小鸟落围栏
吱吱叽叽与谁言
隔窗人闲欲留影
快门未按羽翅展

冬日偶见
一个晴朗的冬日下午
我在山上的林道间漫步
刺眼的阳光从空中射下
映照看满目的颓废荒芜

突然间
一小片靓丽的橙红跃入眼帘
在漫山的萧索里是那样突兀
宛如一树繁茂的春花
在寒冬里盛放着傲人的孤独

定睛细看
那原来是些几近干枯的叶片
只因着倔强和坚持
没和四周万千的树叶一起
坠落

才在这晴空的光线下
格外艳丽和引人注目

美 有时候
就是坚持和不在意孤独

曾经
漂泊的云 曾经信誓旦旦
要把身影一直留在湖面

过路的风 曾经豪情万丈
要带落叶飞到九霄云天

曾经柔波荡漾的春水
冰层下已不见半丝涟漪

曾经五彩斑斓的秋叶
已化作淤泥滋润下一个春天

作者简介: 张书明, 河北人, 现旅居美国。热爱文字, 学生时代开始写作, 作品散见于《飞天》、《长江丛刊》、《中国校园文学》、《星星》、《长江诗歌》、《国际日报》等报刊和多种诗歌选本, 著有个人诗集《走过青春》。



张书明

Lt:Pnd

许定基(美国·纽约)

成长的尴尬

并不是自己爱出风头要压制安妮, 与她争高下呀!

有天, 丽娜吃完午餐回到教室, 安妮突然大嗓门向全班同学宣布, 她的手表不见了。同学们先是惊讶地望着她, 然后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最终大家只想揪出谁是小偷, 大白于天下, 还课室一个无贼安全环境。然而安妮竟然连想也没想, 径直走到丽娜跟前, 胸有成竹地用手指着丽娜的眼睛说: “是她干的!” 丽娜惊诧得说不出话来。等她回过神来, 丽娜坚定地说: “我没偷你的手表, 说不定是你丢失了!” 安妮突然果敢将手伸进丽娜的抽屉, 一把拿出她的手表来。丽娜惊讶得目瞪口呆! 瞅着丽娜反问: “谁把手表放进我的抽屉?” 不等丽娜再说什么, 安妮一口咬定是丽娜在狡辩。众目睽睽之下, 人证物证俱全, 丽娜变得有口难辩。同学们在发出一阵惊讶声后, 接着对丽娜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了起来, 甚至断定, 大家前些日子丢失的东西恐怕也是丽娜所为。丽娜变得无地自容, 有口难辩, 当即委屈得流下了眼泪。她静下心来, 此刻再努力辩护也是于事无补。自己现在已经被抛入黄河, 要想一时半刻洗清白不容易! 丽娜心里非常清楚, 知道是安妮心地狭窄, 在栽赃加害自己。丽娜只觉得心里悲凉, 为彼此曾经亲如姐妹的同学情而心痛。丽娜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 清者自清, 等时间来证明一切吧, 现在自己是越辩越浊。好在老师相信丽娜, 没将此事报告校长, 认为是安妮无意中把手表放到丽娜的抽屉里, 然后是遗忘了, 才发生这样的误会。试想, 谁会这么傻, 把偷来的东西放到当眼处? 然而安妮却不依不饶, 总是喜欢在同学跟前说丽娜是小偷, 惟恐同学们不相信似的, 还声情并茂做模仿动作, 有板有眼。她说得多了, 同学们也开始怀疑是否是在搞恶作剧, 针对丽娜。时间让丽娜在同学们的心中, 慢慢地清白了起来, 丽娜反倒自信了许多。丽娜没怨恨安妮, 她知道, 安妮的自尊心太强了, 容不得别人的成绩比她好; 她又小家子气, 以致刻意去放大甚至编造同学的缺点来抬高自己。

自此, 当丽娜在班上发言, 她总会听到安妮在同学们跟前, 说自己的英语发音不准, 口音重, 甚至连单词也写错了。对于自己这个缺点, 丽娜

还得感谢安妮的提醒, 终究是旁观者清! 丽娜以安妮为镜, 将自己的缺点当成不断改进的目标。又一年后, 经过不懈的努力, 丽娜的成绩居然名列全班第一。

有天, 丽娜坐在桌子旁边做作业, 安妮突然来到丽娜的桌子旁, 然后是假装友好, 胡乱抚弄丽娜的头发, 说上面有虫子了。然后大声问丽娜是否几天没有洗头这样难堪的问题。丽娜很气愤,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毕竟, 安妮曾经是自己的华裔好朋友, 不能同室操戈, 丢人现眼。丽娜最终忍不住劝说了安妮几句, 叫她别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不要跟同学瞎闹。安妮竟然做出凌霸的动作来, 还警告丽娜要小心。莫非安妮要把自己赶离这所学校才解恨? 一想到这样的结果, 丽娜有些委屈胆怯。但理智告诉丽娜, 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坚强, 自己的背后还有老师、校长和交警等后盾哩, 安妮可以为所欲为吗? 当然, 丽娜也希望同学间的小矛盾, 别闹成大事, 最好彼此解决息事宁人。毕竟, 自己还是个对所处环境依然陌生的新移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此, 丽娜宁可绕路也减少与安妮迎面相遇的可能, 希望减少彼此接触来化解两人冲突的发生。也许, 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淡化同学间的无端矛盾。

沿滨(新西兰)

我眼中的奥克兰

奥克兰是个海滨城市, 据说从市内任何一个地方, 开车一刻钟以内就可到达海边, 因此, 奥克兰人也象海洋一样胸怀宽广, 拥抱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论肤色种族信仰高低贵贱, 奥克兰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 所以, 这里也就充分体现出新西兰的包容与多元文化。虽然不是同文同种, 虽然不说同种语言, 但奥克兰各色人等彼此尊重, 相安无事, 大家交错着居住、工作和生活。

或许因为奥克兰是个海滨城市, 奥克兰人对于大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与社团、财富无关。我们暂且不说这里的绿色和平组织对大海过分的关照, 只要有空, 有人驾着游艇出海畅游, 帆船爱好者在近海竞技, 有人就挟着一块冲浪板冲浪, 有的带着一家大小在松软的沙滩上漫步。而海边的树荫下有人半躺半睡, 有人烧烤饮酒。

奥克兰人是随意的。他们展现自我, 我行我素, 不在意他人评判。你可以裸体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 也可以脚踏着拖鞋参加艺术节。正因为如此, 奥克兰人没有那种肤浅的优越感, 也没有那种以貌取人的浅薄和仗势欺人的霸道。记得初来奥克兰

已经是没有和好的希望了!

星期三安妮放学过马路, 她的双眼一路紧紧盯着她的游戏机不放, 旁若无人。她居然不知道自己此刻是闯红灯, 一辆小轿车正朝她迎面驶来。走在后面的丽娜大声疾呼“安妮小心!” 但丽娜的呼声还是迟了, 安妮瞬间被撞倒在地, 一动不动。司机吓得当即呆了, 坐在驾驶室里没有反应。丽娜赶紧跑过去, 大声呼唤安妮。安妮虽是醒了过来, 但痛得不能动弹, 一个劲在呻吟。丽娜赶紧打911电话呼叫警察和救护车。几分钟后, 警车和救护车都来了, 警笛呼天抢地, 震人心魄。安妮一脸痛苦惶恐与自责内疚, 感激地望着丽娜, 丽娜心急如焚地安慰着安妮。直到安妮被抬上救护车后, 胆颤心惊的丽娜才放下心来。后来, 同学们都知道, 幸好安妮听到丽娜的吆喝声后, 马上止步, 加上司机刹车及时, 安妮才伤得不重, 要不然就不堪设想了。当丽娜拿着鲜花与老师同学一起到医院探望安妮时, 安妮紧握着丽娜的手, 感激内疚得涨红了脸, 流下了懊悔的眼泪。安妮出院后, 她主动找丽娜握手言和。她感谢丽娜的高呼声警醒了自己和司机, 救了她一命。她敬佩丽娜处事不惊, 更没有落井下石, 以德报怨, 心胸广阔如海洋……安妮说到动情时, 丽娜也落了泪。她们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 像久别重逢的同学一样痛快淋漓。

在纪念册的“赠言”里, 安妮用文字忆述自己的种种不端所为, 坦诚全源于自己的小气和霸道。特别是诬告丽娜为小偷, 为此她现在感到极度内疚和不安, 她向丽娜郑重道歉, 说后悔也迟了, 已经损害了丽娜的声誉。她希望丽娜原谅她, 让她的灵魂心安。丽娜看得泪流满面, 为安妮忏悔的勇气和诚挚。她立刻打电话给安妮表示, 其实那些事, 自己早已遗忘了, 希望安妮放下包袱, 忘记过去, 着重于未来。安妮当即感动得哭出声来, 再次向丽娜表达了自己的愧疚, 感谢丽娜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收起手机, 丽娜回想自己的过去, 发觉成长的路上, 这个年少气盛的阶段, 自己同样也做过傻事、鲁莽事甚至错事, 好在自己最终抱着改过和完善自我的决心, 才庄重有道成长。丽娜为安妮终于拥有同样的共鸣而感到欣喜。

作者简介: 祖籍广东开平, 现居纽约。著有长篇小说《人间爱情》、散文集《情牵曼哈顿》、长篇纪实文学《世纪瘟疫下的纽约》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海外文轩作协理事。

来风雨的不屑一顾, 也因此成为奥克兰独特的雨中风景。其实奥克兰人从容走过的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风雨, 他们也从容地走过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各地的洪水、南岛的大地震。

也许正因为奥克兰人的懒散, 奥克兰也就安于现状。所有的新老建筑很少拆迁, 得以颐养天年。所以无论是匆匆的过客, 还是归来的游子, 都能在奥克兰百年不变的街道上找到时光的停留。对比国内几十年如一日的拆迁建设或日新月异, 我想说, 国内就象电影, 不停地变; 而奥克兰呢, 如同一张恒久的照片。

作者简介: 沿滨, 本名王斌, 曾用笔名艾斯, 新西兰华人, 大学副教授。曾出版诗文集《新西兰的微风》、短篇小说集《鸟有七日谈》(与海风博士合著)。两次获得澳大利亚南澳出版基金赞助, 为该基金20多年第二次赞助同一作者。



沿滨

在各类人类最适宜居住的城市评比中, 奥克兰一直名列前茅。但是, 大凡从港澳台或是国内大中城市来的新移民, 真的来到了奥克兰,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失望。除了市中心, 你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 时尚会所, 间或有, 也不摩登, 高高低低地排列着, 一点都没有大都市的气派与豪华。街上的行人穿着也不讲究, 即使在号称奥克兰名片的皇后街上, 人们大都穿着随便, 短袖短裤, 有的还踩着拖鞋; 偶有西装革履, 也少有系领带的。街上的车也多是二手车, 宝马宾士也有, 但似乎没有国内豪车一族的神气, 在拥挤的街道上, 规规矩矩地等着绿灯。如果开车十分钟, 就能离开市中心, 满眼望去, 一片片居民房中间, 间杂着草地, 中间点缀着牛羊, 整个一大农村的样子。

这就是奥克兰。但是, 你不经意之间, 你会慢慢发现, 空气中没有了那种尘灰或是焦油味, 新鲜得如同氧吧; 头顶上的天空很蓝很高, 蓝得晶莹剔透; 白云一长条一长条漂浮着, 如同妙手的画作; 绿草铺就在每一块空地上, 如同恰到好处的绒毯; 绿树花丛中, 各类的鸟儿吱吱喳喳叫着, 让你想起遥远的童年; 微风吹着你的脸, 象母亲温柔的手。这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但真实得让你无法相信, 让你心平气和。

这就是奥克兰。

或许因为奥克兰是个海滨城市, 奥克兰人对于大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与社团、财富无关。我们暂且不说这里的绿色和平组织对大海过分的关照, 只要有空, 有人驾着游艇出海畅游, 帆船爱好者在近海竞技, 有人就挟着一块冲浪板冲浪, 有的带着一家大小在松软的沙滩上漫步。而海边的树荫下有人半躺半睡, 有人烧烤饮酒。

奥克兰人是随意的。他们展现自我, 我行我素, 不在意他人评判。你可以裸体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 也可以脚踏着拖鞋参加艺术节。正因为如此, 奥克兰人没有那种肤浅的优越感, 也没有那种以貌取人的浅薄和仗势欺人的霸道。记得初来奥克兰

